

最激励人心的军旅小说

从校园到军营，我们一路向前



斑斓

# 毕业了 当兵去

四个大学生士兵的双面青春  
The Platoon

丰杰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014037917

I247.52  
237

《丰杰》  
四川文艺出版社

# 斑斓 毕业了， 当兵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斑斓 / 丰杰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11-3843-0

I. ①斑… II. ①丰…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754 号

---

BAN LAN

斑 斓

丰杰 著

责任编辑 王其进  
文字编辑 王筠竹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史晓燕

---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30mm×169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20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43-0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引 子

2007 年的一个冬日的上午，太阳像一张半生不熟的蛋饼贴在湘西腹地一个叫“独岩”的山冈之上，阳光在穿越层层云雾之后变得羸弱不堪，甚至连操场上的冰面都不能解冻；我的耳边响起了不绝如缕的哨声、口令声、踏步声、拉歌声……还有班长张鲍牙的训斥声：“你们这帮菜鸟给老子听好喽！不管你们以前是黑领还是白领，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是乡巴佬儿还是公子哥儿，你们现在就是一群新兵蛋子！一群走不会走、跑不会跑、站不会站的新兵蛋子！……”由于这样的教导听得太多，就像打开电视就会听到“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牛板筋”一样，不免犯困，于是我趁着他转身的时候偷偷打了一个口径两公分持续一拍半的哈欠，没想在剩下的半拍还没打完的时候，张鲍牙就在他那两颗威武雄壮的牙齿引领下咆哮着走来，用他那带着韭菜包子味道的唾沫星子在我正前方三十公分处打了一个持续五分钟的集火射击，而后指着操场外面的煤渣跑道言简意赅地说了两个字：“十圈。”

此时我正穿着草绿色的没有军衔没有帽徽也没有臂章的作训服，盘桓在四百米的煤渣跑道上，体形臃肿步伐沉重，口中哈出的白气像 19 世纪的蒸汽机车开过一样蔚为壮观，跑道内侧的操场上有干部和老兵斜着眼打量我，也有和我一样的新兵蛋子在班长转身之后偷偷瞟我，还有张鲍牙在指挥队列之余用八成的眼白和两成的眼球虎视眈眈盯着我。因为奔跑身形越来越笨拙，而意识在

大汗淋漓中愈加清醒，我听见了自己脚踩着煤渣“沙沙沙沙”的声音，气息在鼻腔内摩擦着喷薄而出“吭吭吭吭”的声音，还有心脏撞击肋骨发出的“咣咣咣咣”的声音。

尽管我忘了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也忘了宿舍床板上画了几个“正”字零几笔，但是此时的背景、周遭的气氛，甚至连空气的味道和内心的感受都如此清晰——就像一段视频刻录在不能擦写的 DVD 盘上，我想若干年后我一定会记住这个场景——就像现在我会记住大学时代某一个千篇一律的下午一般。

# 目录

## 上卷：画布

### 一、钛白 ..... 004

回去的时候已经凌晨，路上老远处飘来一股酒味。顺着那股味道，我看见两个女孩相互搀扶着蹒跚前行。从背影来看，她们俩应该都属于走夜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那种类型，只是步履蹒跚，显得比较狼狈。

### 二、朱红 ..... 009

“这么跟你说吧，”她郑重其事地打量了我一眼，而后转过头去看着对面的夜色湘城，“我在外面做兼职——迎宾、礼仪、模特……什么都做，有时还陪人吃饭、喝酒。”她淡然地看着我错愕的眼神，笑着解释道，“当然，仅此而已。”

### 三、钴蓝 ..... 021

在从“金秋火锅烧烤之旅”回来的路上，大家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他们开心是因为这场成功的聚会，而我的开心却还因为五个小时后将要奔赴另一场甜蜜的约会——当然，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 四、翠绿 ..... 036

颜亦冰坐在我前面两三米的地方。阳光静静地转过角度，房间里的尘埃，在栅格玻璃漏下的光线里放肆飞舞，如同我们轨迹紊乱的青春。乐曲在最后一

个高潮中戛然而止，房间里只剩下铅笔摩擦素描纸的“沙沙”的声音。

## 五、粉紫 ..... 053

大年三十的湘城突然变得沉寂、冷清甚至萧条。在难得空旷的大街上，只有塑料袋、包装纸和树叶随风起舞，不知疲倦。它们的轨迹如我们的人生一般充满了变数和未知；街角深处偶尔传来零星或密集的鞭炮声，嘈杂却温情，勾起人的回忆和乡愁。

## 六、橘红 ..... 073

走到黄兴广场，近百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手里捏着报名表缓缓前移。朝东的广场一角，搭起了一个色彩艳丽的舞台，一个女孩子正在台上忸怩作态，“引吭高歌”，如同求偶的山鸡发出雄壮的啼声。

## 七、中黄 ..... 089

我站在离大门不远的一棵玉兰树下，夜色将我完全覆盖。一台黑色“路虎”悄然无声地停在了她的身旁。车门打开，一个矮胖的身影下车，绕过宽大的引擎盖，殷勤地打开右侧的车门。颜亦冰颌首浅笑，坐进了副驾驶座。

## 八、赭石 ..... 106

反弹玻璃幕墙后面的夏跃进剃掉了他那风度翩翩的四六分发型，只留出数毫米黑白丛杂的头发茬儿。他眼睛里血丝密布，如同红色的渔网兜住了眼球。眼神里没有了意气风发，没有了踌躇满志，也没有了趾高气扬，他突然变得憔悴，变得温情，甚至变得慈爱。

## 九、玫瑰红 ..... 118

“同学，能帮我把这箱子放上去吗？”我仰起头，一个女孩正笑吟吟地看着我。她留着刚好齐肩的头发，戴着细细的紫框眼镜，小而坚挺的鼻梁上渗着密集的汗珠，嘴巴里嚼着口香糖。

## 十、天蓝 ..... 137

到湘城是十一点多，到第四医院已将近凌晨了。我放下行李，简单洗漱一番，脱了鞋上了病床。刘菁仿佛忽然之间恢复了元气，像一只欢快的小鹌鹑钻进了我的腋窝下，双手紧紧箍着我的腰，很快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 十一、熟褐 ..... 154

我跟颜亦冰的男友、我叫“叔叔”的那个人在客厅里寒暄了片刻，我始终颌首微笑，表情怡然，周到得如同接见外宾。到了开餐的时候，我们一起为刘菁点燃了二十二根蜡烛，甚至还十分默契地唱了《祝你生日快乐》歌。

## 十二、煤黑 ..... 162

10月底，校园里挂出条幅：“携笔从戎，报效祖国”“欢迎广大应届毕业生踊跃报名应征入伍”“常怀报国之志为民为中华，坚持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征兵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被贴在了每一栋男生宿舍楼的显眼位置上。

# 下卷：迷彩

## 一、草绿 ..... 180

早上我们由绿皮大卡车拉到火车站，和另外上百名湖南籍的新兵一起被赶



上同样是绿皮的军列。坐在石头一般冰冷坚硬的座位上，迎着从不知哪个角落灌进来的冷风，一帮素不相识的大男孩子像窝里的雏鸟一般偎在一块儿相互取暖。

## 二、群青 ..... 187

我站在队伍里，静静地看着林安邦。他的头低垂着，眼睛死死盯着手中的“检查”，眼神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也有一种被逼无奈的妥协——而就在一周之前，他还昂首挺胸意气风发，为即将实现他投笔从戎建功沙场的抱负而踌躇满志。

## 三、土黄 ..... 203

张鲍牙看样子有些吃惊，张张嘴又合住，看样子似乎是想安慰我，一看我冲他笑了笑，也就放弃了那个念头。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了向外呈四十五度角发散的几颗鲍牙。算起来进部队一个月了，鲍牙同志终于冲我笑了笑。

## 四、大红 ..... 210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班排下达任务后，每一个人都挥舞着铁锹和镐头，连一向“只讲解不示范”的普洱都躬下身子使劲地刨着地面上的冰，指导员则在漫长的“战线”上颠前跑后，嘘寒问暖，鼓劲加油。

## 五、柠檬 ..... 227

在某旅新兵营的临时被装仓库里，同处一连却阔别两个月的“B4”成员抱头痛哭了一场。我们拼命地、肆无忌惮地流着眼泪，试图用泪水冲刷掉这两个月来所受的委屈和折磨，试图靠臂膀挽留这相聚三四年却即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兄弟情谊。

## 六、松枝绿 ..... 237

事实上，吴曲是周日上午才到部队的。“我找一连的林安邦，去年12月入伍的。”吴曲自报家门，还顺手掏出了身份证和学生证。据说当时的门岗见到打扮前卫的吴曲之后，方寸大乱，连敬礼问好的基本程序都忘了。

## 七、普蓝 ..... 249

下连第三周的周末晚点名时，普洱无比郑重地向我们宣布了旅里将组织军事技能大考核的消息。内容主要是体能和队列两大块，涵盖单兵队列、五公里、军体拳、单双杠及俯卧撑等九个项目。

## 八、深红 ..... 262

我坐在驾驶座后面，也陷入了离别的感伤。我们曾期盼着怎样轰轰烈烈地离开这座美丽却忧伤的校园，曾幻想着在毕业典礼上要如何慷慨陈词指点江山，没想到，一场地震，成就了我们几个匆忙而意义不凡的告别仪式。

## 九、墨绿 ..... 275

我们所说的“弹”，既不是子弹，也不是普通的炮弹，而是安装了精确制导装置的，能够飞行数千公里的导弹。牙哥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传说中的“导弹兵”。

## 十、紫罗兰 ..... 297

代理班长伍卫国提醒我，被子叠好点，“你可是上了报的典型。”

我几乎无地自容。无论我怎么辩解，连队的人看我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透过他们的眼神，我看到自己的额头上似乎写着巨大的两个字：“虚伪”。

## 十一、铅灰 ..... 315

我们穿上了部队发的臃肿的绒衣和系着风纪扣的冬常服，看上去既丑又傻。训练渐渐松弛，而会议却一个接一个地开了起来。指导员说，年终总结开始了。

## 十二、墨黑 ..... 332

我是一个记性不大好的人，可是几年之后，我依然记得普洱的眼泪，记得那个粗犷豪放的男人的眼泪。他的泪水中大概掺杂着牵挂、不甘、无奈甚至失落，显得那么浑浊。

## 十三、云白 ..... 346

挂了电话，我挎着“八一杠”，缓缓踱到无名树下，看着已经有些陈旧的“欧阳俊”三个字，在它的下方找到了一块空地。等到11月24日，我要在这块空地上刻下两个字：“夏拙”。

## 引 子

2007 年的一个冬日的上午，太阳像一张半生不熟的蛋饼贴在湘西腹地一个叫“独岩”的山冈之上，阳光在穿越层层云雾之后变得羸弱不堪，甚至连操场上的冰面都不能解冻；我的耳边响起了不绝如缕的哨声、口令声、踏步声、拉歌声……还有班长张鲍牙的训斥声：“你们这帮菜鸟给老子听好喽！不管你们以前是黑领还是白领，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是乡巴佬儿还是公子哥儿，你们现在就是一群新兵蛋子！一群走不会走、跑不会跑、站不会站的新兵蛋子！……”由于这样的教导听得太多，就像打开电视就会听到“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牛板筋”一样，不免犯困，于是我趁着他转身的时候偷偷打了一个口径两公分持续一拍半的哈欠，没想在剩下的半拍还没打完的时候，张鲍牙就在他那两颗威武雄壮的牙齿引领下咆哮着走来，用他那带着韭菜包子味道的唾沫星子在我正前方三十公分处打了一个持续五分钟的集火射击，而后指着操场外面的煤渣跑道言简意赅地说了两个字：“十圈。”

此时我正穿着草绿色的没有军衔没有帽徽也没有臂章的作训服，盘桓在四百米的煤渣跑道上，体形臃肿步伐沉重，口中哈出的白气像 19 世纪的蒸汽机车开过一样蔚为壮观，跑道内侧的操场上有干部和老兵斜着眼打量我，也有和我一样的新兵蛋子在班长转身之后偷偷瞟我，还有张鲍牙在指挥队列之余用八成的眼白和两成的眼球虎视眈眈盯着我。因为奔跑身形越来越笨拙，而意识在

大汗淋漓中愈加清醒，我听见了自己脚踩着煤渣“沙沙沙沙”的声音，气息在鼻腔内摩擦着喷薄而出“吭吭吭吭”的声音，还有心脏撞击肋骨发出的“咣咣咣咣”的声音。

尽管我忘了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也忘了宿舍床板上画了几个“正”字零几笔，但是此时的背景、周遭的气氛，甚至连空气的味道和内心的感受都如此清晰——就像一段视频刻录在不能擦写的 DVD 盘上，我想若干年后我一定会记住这个场景——就像现在我会记住大学时代某一个千篇一律的下午一般。

# 画布

【上卷】





# 斑斓

## 一、钛白

彼时我坐在湘城大学男生宿舍 104 室的窗台上，手里捏着手机百无聊赖地等待颜亦冰的短信；安哥仰卧在床上摆弄着他的十五公斤哑铃，床板由于他的胳膊起伏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与易子梦正在看的 A 片琴瑟和鸣相得益彰；欧阳俊和他的“四号”（也许是“五号”）约会去了，书桌上像袋装洗发水一般摆着一挂“冈本”，刚才易子梦在看到高潮之前饶有兴趣地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欧阳俊这小子升级换日本牌子了”，并且一如既往地撕下来一个揣兜里。

我对于这种揩油行为甚是鄙夷：“不至于吧？你一个人在被窝里也需要这个吗？”

易子梦倒是不介意，嬉笑着卖弄起他的鸟语：“古人云，旱、旱则资舟；水、水则资车。这、这叫战——略储备，你懂——个——屁！”因为口吃，最后一个“屁”他硬是憋到翻白眼才放出来。我见怪不怪，没有搭理他。

易子梦摘下耳机跑过来，说道：“哥们儿我最近又有新、新收获，俄——罗斯拍的，绝——对的狂野周末！不带马赛克，要不要鉴、鉴赏一下？”

此时做完哑铃的安哥感慨一句：“下流！”果断地结束了我们肮脏龌龊的对话。

安哥大名林安邦，延安人氏。血统纯正的革命后代，根正苗红的圣地传

人。安哥在唯一的一次醉酒后向我们吹牛，说他爷爷还穿开裆裤的时候被毛主席他老人家摸过脑袋，也算是让伟人开过光的人。尽管酒醒后他矢口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也无处考证，但他那又红又专誓与一切邪恶势力做斗争的革命精神还是令我等敬畏有加。

被安哥训斥之后，我和易子梦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他继续看他的 A 片，我继续等我的短信，终于在他那边达到高潮的时候我也等来了颜亦冰的短信：“嗯。”

颜亦冰的短信向来言简意赅，以“嗯”“好”“不行”“算了”为主，偶尔发一条“忙不忙”“在哪里”等超过三个字的短信都要感动我半天。不过现在她既然“嗯”了，我就可以动身去约她吃饭了。

颜亦冰是湘大播音主持系的，皓齿明眸，风姿绰约，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颇有明星范儿。按理说我等泛泛之辈见了班花都两腿止不住打哆嗦，这样校花级别的女生更是晚上睡觉都不敢多聊，和她们的关系远得是八竿子都打不着。而往往现实就是田忌赛马，男的往往喜欢找比自己逊一点的女孩以便拿捏和控制，而女的喜欢找比自己优秀一点的男孩以依靠和满足，以此类推，于是剩下的便是最靓女和最衰男凑一块儿了。

话说回来，认识我之前颜亦冰是有男朋友的，当然这不是说认识我导致了他们散伙，用欧阳俊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挖墙脚，我只是走在墙角下，墙就倒了——妈的，还砸了老子的头。这句话虽然粗鄙，但特别符合我和颜亦冰相识的情境。

那大约是在 2006 年 10 月下旬一个沉闷而躁动的夜晚。我参加设计系那帮人组织的生日聚会（很抱歉至今为止我还不知道当晚过生日的是谁），跟随一帮年轻的“艺术家”们在堕落街一个毕业的设计系学长开的“子宫酒吧”里看摇滚演出。那支盗版乐队的主唱是一个大约雄性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家伙，脸上





## 斑斓

星罗棋布地长满粉刺，硕大的酒糟鼻安在精瘦的脸上像是猛然一榔头砸上去的一般。他一边在台上抱着电贝斯驼着背弯着腰，一边对着黑色麦克风唱着歇斯底里的歌。就这么一个垃圾乐队的垃圾主唱，居然赢得了台下人的喝彩，他们把三分之一的啤酒倒进嘴里，剩下三分之二流进脖子里，歇斯底里地拍着桌子敲着空瓶子跟着号叫，像是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一般。老实说我既感觉不到艺术的氛围，又无法体验发泄带来的快感，我只是头昏脑涨，只好选择不辞而别。

回去的时候已经凌晨，路上老远处飘来一股酒味。顺着那股味道，我看见两个女孩相互搀扶着蹒跚前行。从背影来看，她们俩应该都属于走夜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那种类型，只是步履蹒跚显得比较狼狈。

我跑上前去打了个招呼问是否需要帮忙。

“谢谢！”倒是有一个清醒的，只是明显力不从心，说话都喘不上气，“能帮我扶一下她吗？我室友喝多了，实在是扛不动了。”

说话的姑娘面容清秀身材袅娜，只是脸蛋红扑扑的还冒着热汗，头发也一根根黏在额头上，让人看了心生怜惜。

“扶什么呀！我背她回去！”说着话我已在她面前蹲成马步。我向来古道热肠——特别是在女孩子面前。

女孩吓得后退了两步，眼神警惕地打量着我，像一只在非洲草原遇上狮子的瞪羚。这年头人都很奇怪，不怕对自己凶的，就怕对自己莫名其妙好的。但凡在街上有陌生人对你热情有加，无外乎两种可能：不是有所企图，就是精神方面有疾患。

我恍然大悟，转身收起扎好的马步，掏出了我的饭卡：“你们也是湘大的吧？我是设计系的。”

“哦！校友校友！我们是播音主持系的！”女孩验明正身后立马放松戒备，几乎是把醉酒的那个掀我背上，而后长吁一口气，“真累——”